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中國書畫史綱要

卷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二

永東日記摘抄六

葉盛

七言集句詩序予嘗欲以唐人七言絕句分爲十類

如王建宮詞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繡幙珠簾窳

地垂微風吹動萬年枝金籠鸚鵡耽春睡忘却新

教御製詩凡此類謂之臺閣王建林亭綠樹重陰

蓋四隣蒼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

看他世上人杜牧漢江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

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舡歸凡
此類謂之山林司空圖歸山水濶風驚去路危孤
舟欲上更遲遲鶴羣長繞三珠樹不借人間一隻
騎杜牧贈鄭瓘廣文遺韻留檣散鷄犬圖書共一
舡自說江湖不歸去阻風中酒過年年此類謂之
江湖岑參送封大夫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
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官軍
西出過樓蘭營幙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
葱山夜雪撲旌竿此類謂之邊塞杜牧宮詞監宮
引出暫開門隨例趨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

月明花落又黃昏
張籍秋思洛陽城裏見
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
復恐匆匆說不盡
行人臨發又開封
此類謂之閨閣
韓翃送齊山人舊事
仙人白兔公掉頭歸去
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
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許渾送道士賣藥修琴
歸去逢山風吹盡桂花
枝世間甲子須臾事
逢着仙人莫看棋
此類謂之神仙
李涉開聖寺宿雨初收
草木濃羣鴉飛散下堂
鍾長廊無事僧歸院
盡日門前獨看松
秦系明惠山房簷前朝
暮雨添花八十胡僧飯
熟麻入定幾時還
出定不知巢燕汚袈裟
此類謂之僧

釋趙嘏靈岩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到稀
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杜牧秦坑竹
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
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類謂之懷古王建玉蕊花
一樹龍蔥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
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錢起歸鴈瀟湘何事等閑
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
却飛來此類謂之體物元闕一類不知何謂凡此
十類引而伸之詩之格律槩不越乎此矣諸體之
詩以此求之無有出於範圍之外者矣唐詩世有

見本學者按此成例自加編校可也七言律詩篇
帙尤繁今擇其精粹明白人所傳誦者亦以十類
括爲集句凡若干首其未完者則以同類他詩足
之期於成章而已予居秘府時見唐人八百家詩
洪容齋編唐人七言絕句且一萬首撐梁柱棟不
暇遍覽間嘗信手抽閱其音響節奏亦與今行世
者無異則窮鄉晚進固不必以未見爲多恨也又
有晏窩先生者梅花集句凡五百首宋人早朝集
句三十餘首文丞相天祥集杜句亦百餘首雖其
玩物喪志不爲醇儒莊士所稱然其獵涉弘博亦

可謂至矣予之此編非不欲誇多而闢靡也鈎玄索隱已爲古人所先孤陋蹇拙倦於蒐羅姑存簡約冀示久遠聊以致遠恐泥藉口掩其不敏之愧而於初學詩者亦不爲無補云洪武庚申十月旣望翰林典籍迪功佐郎五羊孫蕢仲衍書于西庵律詩類編序近代言詩者率喜唐律五七言而唐律之名家者毋慮數十人以予觀之大有四變其始也以稍變古體而就聲病宜立於辭焉爾其次也則風氣漸完而音響亦以之盛其於辭焉弗論也固宜又其次也作者踵繼而音響寢微然猶

以其出之興致也成之寄寓也雖不皆如向之所
謂盛者而猶不專於其辭也又其次也則辭日趨
工而音響日益以下也又宜況於宋氏徒以學識
而聲律之元人徒以意氣而韻調之則夫其變愈
宜其未已也然則善言詩者必於其辭其音而觀
之焉而古今之變不其可論也歟四明王瑩宗器
喜言律詩者自唐初以及今人之作皆博蒐而深
味之乃以十四類爲綱彙編相次凡若干卷而五
言不與焉其志良亦勤矣而於其辭其音殆必有
取乎爾也是豈不足以傳焉吾友王融黃儒亨固

爲之徵予序其編端余弗獲讓而爲書之蓋以質
之知音者觀焉永樂十三年仲春下澣史官林誌
序和唐詩正音序襄城楊士弘集唐音行於世其
論次以初唐爲始音盛唐爲正音晚唐爲遺響然
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製未純盛唐則辭氣混厚
不求奇巧自然難及晚唐則有意於奇語雖艱深
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人人
自爲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其言工
自餘互有得失永樂初嘗見朱中書季寧先生手
抄五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於世其不傳

者可畧也。今人學唐者，多以三體爲法律。詩貴乎敦厚，渾融過巧則失之流麗；絕句則貴乎字少意多，淺近則失之忽畧。誦之皆能使人歆動，有風人之體，特所感有淺深邪正之不同耳。吾乃致思於其間，將求其善者爲之師，而未能窺其奧。監察御史張楷式之學，優德瞻心平氣和，將托聲詩以觀已志。摘唐音中律詩絕句盡和之，里生錢昌錄以示余。三復之餘，得其詞意，卽予所謂辭氣渾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者也。上無六朝氣習，下無晚唐流麗，得正音之體製者也。凡予致思而未得者，皆

能洞發其奧蓋以已之志意斟酌盛唐諸名公雖不能一一模範之要之自然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欲刻意求勝則不出於自得也然弄圭玉者必有溫潤之氣佩椒蘭者必有酷烈之氣曾謂和唐詩者無唐人之氣習乎有以予言爲不然更請質之思菴公云正統二年秋九月九日致行在翰林院修撰同修國史事承務郎東吳張洪序我朝詩道之昌追復古昔而閩浙吳中尤爲極盛若孫西庵號嶺南才子國初著大名而林尚默張宗海皆近時名士已上序文三首亦不可謂爲無

見他如蘇平仲以唐音編選未精王止仲以元遺
山鼓吹偏駁之甚而尤罪趙子昂若劉子高不取
宋詩而浦陽黃容極非之容又并楊廉夫高季迪
而疵議之又有钱唐瞿宗吉則爲鼓吹續音蓋以
宋金元律詩並稱至云舉世宗唐恐未公爲言數
子者之言皆行世必有知詩者明辨而去取之黃
容一文傳者恐不多茲亦錄之于左江雨軒詩序
理之所在倚形寓物必有天機遇感而動則氣血
者尤焉鳥之春音蛩之秋韻誰使之耶匹夫匹婦
羈臣賤妾之悲忻喜怒勞逸慘舒發于歌謠歎詠

皆有感於天機不能已者而洩其鳴由於天理自然之公平易和正無穿鑿詭怪偏曲之私足以形是理之妙先生采聖賢之格言雅頌並列爲感善懲惡之具故詩之作無不本諸此詩然世降末流之異昔人之論虞夏之下晉魏以上氣格未相遠也晉宋顏謝至唐初高下雖殊古法未大變律詩出後至于大盛參以全賀郊島元白之譎怪寒瘦鄙俚等風興沿流闢靡勁晚唐之論此何也蓋諸子才氣豪放窮思遠索務求人所未道以快其高不知由其豪放窮思遠索穿鑿之私遂與古法平

易遐矣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
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該是有
蘇黃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后山諸公皆傑然
無讓古者至朱子則洞然諸家之短長其感興等
作日光玉潔未易論也何者一本於理爾聖人一
言以蔽之論豈非所謂平易和正足以形是理而
已任高任奇能外是乎烏乎好惡不同之害歐陽
子不喜杜詩李泰伯不喜孟子二子人豪發言若
斯而評詩者徃徃以片言隻字斷其一生以盡棄
其所長是啓效方之弊甚矣近世有劉崧者以一

言斷絕宋代曰宋絕無詩他姑置之詩至三百篇
至矣何子夏毛長之倫尚遺所昧寥寥千五百餘
年至朱子而始明寧無一見以及崧者人不短則
已不長言不大則人不駭欲眩區區之才無忌憚
若是詬天吹月固不足與辨然關於類至於賊道
不容已者崧之時會稽楊維禎吳中高季迪皆鳴
於詩其過高者凌厲險怪痛快者巧中物情讀之
如入寶藏之中綺羅之筵駭目適口視古作概淡
如也亦其邁逸豪放爾後之庸學務異之徒視其
佶屈冶媚激其險淫之心咀得粕味之一二廣誦

長吟以誇座客宜欲由之以盡革古法乃以嫫嫫
蹙西子之額童稚攘馮婦之臂句雕字鏤叫噪贅
牙神頭鬼面以爲新奇良可嘆也崑山偶武孟翁
以詩一帙示予曰平昔遇有所感一寓於此凡若
千卷雖無望於流遠有孫數輩在故里願序其端
遺之俾以知吾趨向之勤也余閱其命題造語悲
樂不至於傷淫嘔嘆不深於怨懟狀物達理質而
不俚無雕鏤譎怪之病一本於天機不能自己者
而發不期合古而自合古矣是則豈惟可遺其諸
孫他日采詩者能棄乎且爲學詩者楷模何愧也